

长篇小说 TUDI  
谭仲池 / 著

土地，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字眼。土地，人类生存、繁殖、文明创造和升华之源。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领袖、伟人、哲学家、艺术家、将军，还是普通的百姓，都离不开土地的滋养，而又回归于土地的怀抱。  
有幸能在土地上生息、劳作、奋斗、建设、  
雕塑农村、城市和承传延续历史、铸造现代文明的  
**农民兄弟**写一本关于他们**当代命运**的书，  
我以为应是人生一件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情。  
——写作题记之一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土地 / 谭仲池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 - 7 - 5404 - 4234 - 7

I . 土 ... II . 谭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500 号

### 土 地

谭仲池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金国政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5

字数: 210,000

ISBN 978 - 7 - 5404 - 4234 - 7

定价: 2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001

### 迷 茫

海德格尔说：“坚韧前行不息，疑问与欠缺，在你的独行路上凝聚。”然而，人生的路却是那么漫长曲折，充满了坎坷、险恶、风浪、深渊，还有暗流和阴影，有一种思想和意志能铸造自己开辟生存道路的利剑。

## 第二章

029

### 遇 险

人类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界也同样如此。它在慷慨地赐予人类以阳光、空气、雨露、清风、森林、绿色、波浪的同时，也会在某个时候给我们痛苦、创伤、眼泪和绝望。人啊！

## 第三章

043

### 心 恋

有一种现象，平常人们不一定很在意，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是人在白天行走的时候，容易出现闪失，甚至跌倒扭伤，而在黑夜的艰难跋涉中，却很少摔倒。于是就有哲人说，黑夜反而让人清醒，能看清自己看不清的事物。

## 第四章

061

### 暗 流

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在岁月的风烟中耸立。美丽的公主，被囚禁在城堡的石屋里。她忧伤的歌，唱红了多少黄昏里的夕阳，唱青了几回枯萎的树木。她终于没有能圆自己的梦，然后便有了白天鹅的故事。她们不是公主，也没有那样巍峨的城堡，更不需要父皇囚禁她们。然而，在人世的跋涉中，那些潜伏和隐藏在脚下的暗流，都会比城堡更让人恐怖，因为它永远都在你的视野之外。

第五章  
077 较量

也许悲惨的命运，终究能为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锻造壮士的意志和坚韧的勇气；也许羞辱和劫难只是人生的一种壮烈风景，这是因为“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

第六章  
093 忍痛

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心灵的破碎，梦幻的坠落，是名位金钱的消逝，人世的掌声和鲜花的凋谢！而这些来自古老乡村土地上的农民工，来自知识家庭的飘泊女子，才真正品尝了人间的真正痛苦和羞辱。因为这样，他们要挺立起来，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道血性风景和一曲壮丽乐章！

第七章  
109 搏击

女人如雪中梅花，在冰封的大地绽放圣洁的相思和美丽的情怀。痛苦和忧伤在春天的脚步声中走远。蓝色天空飞翔搏击风云的苍鹰。

第八章  
135 周旋

生命的艺术，在于给世界创造价值。有阳光移动的地方，必然会有河水流动，鲜花盛开和鸽群从地上向高天飞翔。只因为真正的思想者在用艺术雕刻自己的灵魂和现实。当他们看到世界变得清新、风光和充满生气、欢乐时，反而会对自己说：对于艺术天才，痛苦永远是晨钟。

第九章  
155 望海

这竟然可能，在历史的瞬间，一座座现代化的都市和无数富饶美丽的农村都在大地的儿女手中崛起、繁荣、辉煌。

我们要对母亲和孩子说：让世界震惊吧！中国土地的梦想，正像大海扬起的灿烂浪花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绽放缤纷的花朵。

# 迷 茫

海德格尔说：“坚韧前行不息，疑问与欠缺，在你的独行路上凝聚。”然而，人生的路却是那么漫长曲折，充满了坎坷、险恶、风浪、深渊，还有暗流和阴影，有一种思想和意志能铸造自己开辟生存道路的利剑。

## [1]

多年不见的一场冬雪，只一个晚上的时间，飘飞的雪花就将整个山野淹没在一片白茫茫的蓬松、柔软的厚厚积雪里。

一觉醒来，田韧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心、兴奋和踏实。早晨的阳光，映射着白雪的光芒，显得格外耀眼、银亮。屋子外面仍然是异常地宁静。雪堆在窗台上，覆盖在屋顶上，缀挂在树枝上，散落在篱笆边，就像是一簇簇千朵万朵的棉花，给人以温暖和愉快的感觉。

田韧悄悄地走在村头的路上，脚下的积雪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觉得这是一种极富弹性的节奏。心想，雪这精灵，真是神奇，一个夜晚就把眼前的世界重新设计而描画了。

太阳冉冉升起，唤醒了白雪裹着的村落，土地上开始出现了各种声响，也有山边农舍传出的鸡啼狗吠和远处汽车稀疏的喇叭声。站在村头白石桥边的香樟树下，他自由地向天空伸出了手臂，他在抚摸阳光的灿烂和空气的清新，也在期待昨夜约会的时刻。他从小就听大人说过：“瑞雪兆丰年”。他知道雪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奥妙，它是天地灵气和自然骨气最融合的表现。

“也许明年真是一个丰收年！”田韧对站在身边的秀秀说。

“听说你家昨天晚上开了家庭会？”秀秀轻声问。雪光阳光照耀的秀秀更显得玉洁冰清。她卓然伫立于温馨而柔美的晨风中，就像一株雪莲，飘溢出醉人的芬芳和淳朴清丽的美感。

“是的，父亲说现在中央政策好，农村搞了联产到户，劳动力可以自由支配了，同意我和田强外出打工，挣些钱回来发展生产。”

“那我怎么办？”秀秀低着头，带点伤感的口气说。

“等我们出去弄清了情况，站稳了脚，再回来接你去。”

“可是，我父亲一直逼我早点嫁出去。”

“别理他！你一定要等我的消息。”田韧说完话，便伸手轻轻地捏住了秀秀的手。

清晨的大自然也通人性，这时白雪铺满的土地，也在发出吱吱声音，升腾起一股股热气。一切乡间平常出现的声音都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头顶上香樟树上的冰雪开始了融化，有互相撞击的响声；脚下花溪河的流水，变得更脆亮悠扬，就像是位少女正在唱着美丽的歌谣，那旋律充满着眷恋、向往；浮在河面上的雾气在扩散，蒸发上升，如梦如缕，如情如幻，就像是河岸上这对恋人的心思缠绵而凄清。

秀秀深情地望着田韧，顿时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秀秀，我走之前，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

“今天晚上，和我一起长大的几个伙伴相约在村上学校聚会，你能来吗？”

秀秀睁大了泪眼，望着田韧，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含情脉脉地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令人刻骨铭心的夜晚。天色渐暗，未消融的冰雪仍然躺在田野上放射着斑驳的光芒。月光淋湿了村路，山乡愈加寂静。花村小学的教室里点亮了纸扎的红色灯笼。田韧的伙伴要用家乡最隆重的方式为他们兄弟俩送行。

田韧端着自家酿制的红薯酒和伙伴们一起互道珍重。他把自己的酒杯装得满满的，那透亮的酒液沉淀着在这片生育养育他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伙伴们都明白，这每滴酒都有一个童年的故事，都有太阳、月亮、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四季和山石、泉水，野花芳草，树木鸟儿虫儿的影子和歌唱。然而，这一切都要留下，他只能带着它们赋予的灵魂、精神、孤独、意志、坚韧、纯情而去，前面那个世界也许是森林、大海。此刻，他的心里塞满了酸楚和感动，是啊！世世代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息、劳作的农民后代今天要走出山村，去寻找生命的希望和梦想，可前面的道路将是怎样？想到这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起来。他们互相凝视着，整个教室的氛围突然变得悲壮而凝重。

“我想，我和田强出去，只是先探路，过些日子会回来看大家的，你们放心吧。”田韧咬着嘴唇说。

“兄弟们，大家别这样悲伤，我们又不是去上战场，即使是上战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可是有脊梁骨的人呵！我看还是请秀秀和我哥唱一段花鼓戏《刘海砍樵》，让大家高兴高兴。”性格开朗的田强话一落，就有人搭腔：“好吧，秀秀你就唱吧，让田韧哥放心去闯世界。”大伙鼓掌欢迎。田韧当然知道秀秀的文艺才能，她一直是班上的文娱委员，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他便主动地站起来：“秀秀请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田强早把二胡带到了教室里，现在他真地煞有介事地拉动了琴弓。

秀秀落落大方地亮开了嗓子，与田强对唱了起来：

我这里将海哥好有一比哟  
胡大姐，我的妻呀  
你把我比做什么人啰呵  
我把你比牛郎不差毫分哟  
那我就比不上啰呵呵  
你比他还有多啰呵呵  
.....  
刘海哥 我的夫呀  
你跟我来向前走啰呵呵  
行啰呵呵  
走啰呵呵  
行啰呵呵.....”

唱着唱着秀秀和田韧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此刻心中感情的波涛在汹涌激荡。是啊！今宵一聚，明朝一别，天各一方，何日重逢？

雪后的山村夜，在悠扬的二胡旋律和优美的戏曲声中变得更纯洁、静谧、幽远、深沉。像一个朦胧而神奇深蕴着美丽憧憬的梦笼罩住了整个夜世界。

月亮、星星在夜空中灿放着清幽雪白的光辉，沐浴着如丝如雾的星月光芒的世上万物，都在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从土地的深处和夜的深处在吸吮生命的不竭乳汁，轻松而又恬适地在夜的微风中颤动。

## [2]

南国的春天就这样踏着雪的履痕走来了。

一月，湘江之滨的片片土地在早春的阳光亲吻下，正散发着蒸蒸热气，萌动着树木花草的绿芽。曾经沉默忧伤过的城市，已经抖落了天空中的清冷、僵持、单调和贫乏的灰沙，以从来没有过的朝气和活力，开怀地笑着。一瞬间，这座城市让它的市民们惊讶起来。有铺向远方的铁轨，有驶向远方的轮船，有雄伟的高楼，有鲜花开放的广场，有幽深狭窄的街巷，都同时盈满了热情、欢笑、力量和喧哗。灯火、汽车、摩托车、拖拉机、推土机在闪耀、奔跑、鸣叫。

长沙火车站沸腾了起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从乡间跑来的南下打工的农民兄弟们挤在售票窗前，排出了长长的队伍。

人们兴奋地、激动地背着行李，亮着嗓子互相呼唤着，奔走在火车站的走廊和候车大厅里。新的一年伊始，对于他们来说，都仿佛已经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感受到了新生活的喜悦。

田韧和田强也被蠕动的人流挟拥着走进了候车大厅。田强终于找到座位坐了下来。耳边还不时传来列车蒸汽机的轰鸣声和汽笛声。这时田韧也打开了他在火车站门口刚买的《南方日报》，一条醒目的新闻让他的心颤动起来。

### 《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办四个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从此将使中国由几千年来形成的“封闭型”转为开放型国家。……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包括开办特区，扩大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展开多方技术转让、合资、劳务、土地管理、开放旅游等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

这些新鲜而让中国人视野大开、精神振奋的开放举措的系统表述，就像号角在召唤着每一个有志者，去创造新的生活；就像旗帜在人们的眼前放射出万道霞光，

照耀着光明的前程；就像响鼓震撼着刚刚苏醒的神州大地，绽放春天的万紫千红。

“田强，你看这篇报道！”

正靠在墙边木沙发上闭着眼睛休息的田强睁开了眼睛，从田韧手中接过报纸。

“田强，我看就去鹏城，这回不管怎样，这个开放的世界就是要闯一下！”挥动手中的报纸，田韧真的好像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一座梦中的城市正朝他走来。他凝神屏气不再说话，自己的心路仿佛就是迈向那座城市的道路。机场、广场、地道、海滩、高楼、工厂、公园，一切都在跳跃、飞腾、闪烁、晃动。他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就像是一粒泥沙，一滴水珠，被迅速溶入土地和大海，然后他又立即感到自己像一棵高大的树，在人与自然交汇的森林里感受宏大生命的交响震撼和体验大自然与人世永恒的律动。

“韧哥，我听你的。”田强信任地望着他说。

“那好，我去改火车票，你在这里等我。”

“不，哥，还是我去，办这种事，我比你利索。”说完田强就站起身来，匆匆离去。

田韧看着弟弟田强的背影，信任地自言自语：新生活会让他成熟起来。接着他十分珍惜地收起报纸，又一次深情地凝视着这张报纸的出版日期：

1979年12月16日。

是啊！这是个会让田韧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这张报纸，让他看到了中国改革和自己命运的前途。

他要在心灵的石壁上刻下这个日子。

至于以后的路，以后的岁月，以后的境遇，他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对的。尽管前面会有坎坷、曲折、磨难。他已经从去年冬天的雪世界看到了土地上和天空绽开的那片春光。他在对自己说：我已经懂得了怎样去拥抱新的世界，我也懂得生命必须接受岁月的风暴洗礼。

### [3]

列车拖着长长的客车厢，在有节奏地飞驰向前。它闪电般地掠过被阳光照耀的田野、山峦、城市和奔腾的江河。

田韧没有去过鹏城，他不知道，现在去的鹏城是什么样子。他更无法想象出现在眼前的鹏城也会像家乡一样，有一片片的水田，一口口的渔塘，低矮的房屋和泥泞坎坷的羊肠小道。而且最惹他动情的是，鹏城郊区的树林、野花、荒草，竟然和家乡的一模一样。要不是村落模样的不同，他还以为自己仍在家乡的怀抱里奔忙。

田韧走出火车站，感到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支支解放军的工程部队在鲜红的“八一”军旗引导下，不分昼夜地开进了这座正待开发的海

滨集镇。他们在这幅铺开的蓝图上，挥汗劳动，风雨不惧，艰难不避，英勇地挺进，担负着繁重的兴修公路、铁路、桥梁和沿海防洪大堤的重大任务。有许多年轻的战士，看上去和他们的年龄相当。看着战士们那股精神气态，田韧羡慕极了，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路边，朝他们挥手敬意。

田韧兄弟也被迅速卷入这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之中。他们背着行李，在尘土飞扬、机声隆隆的工地上奔波。

“你们俩愿意干啥活？”身穿褪了色的军装包工头崇尚义问。

“我们来自花炮之乡，懂得使用炸药的诀窍，我们就负责炸石头吧。”田韧说。

崇尚义上上下下把他看了一遍，在屋子里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停在他跟前，眼睛盯住他：“好，田韧你就当炸石队队长。”田韧也瞟了弟弟一眼，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这样快就找到了工作。他抬眼透过窗口看了一下远处充溢着尘世喧嚣和灵肉诱惑的现代新城市，心里既感到有一种陌生感，但更多的还是激动。

“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田韧有点像军人似地回答他的临时上级。

夜很深了，月亮的光芒渐渐熄灭在浓厚的云层里，地面上的湿雾在升腾，生发着阵阵寒意。田韧仍无睡意，他在思考这几个月打工的情景、感想弟兄们的情绪。他望着窗外的路灯慢慢消失光亮，便点燃自己配置的煤油灯，开始给秀秀写信。门插上了闩子，他就坐在靠墙铺着的一张小床上写了起来。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个影子，那是秀秀纤细修长的倩影，还有那双让他时刻想着就幸福的眼睛。他要告诉秀秀，他们已经找到了工作，虽然采石的活很累，也有危险，但对于他们从农村来的兄弟来说，完全有用武之地。这样想着，田韧就觉得自己成熟了，确切地说，这是他感到自己人生第一次有了生活的方向。田韧就这样在信中生动地描画着这座海滨新城正在崛起的蓬勃姿态：

“真的，这里的建设速度是惊人的，一天一个变化，我们到这里才几个月时间，原来的渔村早已无影无踪，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成片成片的高楼大厦，还有鲜花如云和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秀秀你也来吧……”

田韧越写越激动，他的眼前也正闪现秀秀甜甜微笑的面容。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深秋时节。故乡的天气还是霜染枫叶片片红的季节，可鹏城就不一样，像它建设的氛围依然呈现出激烈的场面，还十分炎热，白天太阳蒸烤着尘土飞扬的建设工地，让人感到窒息和干渴难熬。田韧带着十几个农民兄弟，从早到晚地爬在临海的石柱峰上，打眼、装硝、引爆、清理石料；又打眼、装硝、引爆、清理石料，如此反复地循环着各道工序，为修路、架桥、建楼输送着绵绵不断的石料。

有时田韧看着自己爆破出来的、躺在山峦坡边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闪耀着淡



青灰白的石灰石，被一车又一车地运往鹏城的各个工地，心里总会泛起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和欣慰感。

是啊！多少年来他在农村种田种地，日出而作，日归而息，总渴望着有一种机会，让自己去选择能发挥智慧和能力的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他始终记得读初中时，看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童年》，还有中国的小说《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常常会被书中的人物感动，想象着自己未来的人生。其实，哪一个读书的青年在学校里没有自己的青春向往和英雄梦啊！

“田韧，你在哪里？”突然山下有人在喊。

“我在这里，什么事？”

“田强来电话找你！”

“我就来。”田韧站在布满石头的山坡上，小声地叮嘱正在装硝的民工：“我去一下，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队长放心吧，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一个民工朝他笑道。这是一个身体壮实的胖小伙子。

“队长，你放心去吧！我们会按你要求的做好。”另一民工也抬头用尊敬的眼光凝视着田韧。

田韧心里很高兴。他从这一张张憨厚而充满真情的脸上读出了农民弟兄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此刻，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惯有的轻松和风趣的笑容，这才匆匆走下山去。待他赶回工地时已是中餐过后，在山上顶着烈日干了一上午的农民工，平时按照田韧的安排，都必须休息到下午三点才上班。田韧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受到关心他人的思想熏陶。他不是一个贪财而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他知道大家从农村来城市打工不容易，谁都想改变自己受贫困的命运。但是人的生命和身体所能承受的重压毕竟有限，何况炸石这种活，不仅又苦又累，环境恶劣，而且一不小心，还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作为队长，必须对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家庭负责。

“弟兄们，你们吃饱了吗？”田韧朝躺在工棚地上休息的农民工笑呵呵地问。他蓬松着乌黑的小分头，光着黝黑的膀子，肩上搭着蓝布小褂，汗珠正从额头上一颗颗往下淌。

“队长，你吃好了吗？”一个叫虎子的民工反问道。

“我想，我们虽然不能吃好，但一定要吃饱！”

大家都向田韧点头。

“今天，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刚才田强来电话说，崇总告诉他，现在建设工地石料紧张，影响工程进度，希望我们能加班加点多炸一些石料。我考虑也不能只顾赚钱，而不顾大家的身体，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田大哥，你就决定吧！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哪个没有吃过苦！”虎子抢先说。

“是呀！队长我们听你的！”大伙一齐说。

“这样吧，从今天起一点上班，七点下班，增加两个班点。实在不行的，可以请假。什么时候石料不紧张了，我们就恢复原来的工作时间。”

008

## [4]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田韧尚未休息，他还在伏案画着图纸。他用红蓝铅笔，在图纸上对石料开采区、安全警戒区、爆破点的时间顺序画着各种标记和线条。他俨然像个爆破工程师和指挥长在作战室里运筹帷幄。

时间久了，瞌睡虫也爬进了他大脑里，搅动他的睡眠神经，让他不能自抑地伏在桌子上进入了梦乡。

春天的柳叶湖如诗如画。依依垂柳环绕着波光清澄的湖泊，映照着高天的斑斓云影。盛开在湖边的杜鹃花，像一丝丝火焰升腾着温暖的璀璨。田韧喜欢绿色，他认为这是青春的色彩，生发着蓬勃的活力；他也欣赏红色，认为这是信念和向往的象征，燃烧着灵魂的光芒。凝望眼前这片春的鲜艳景色，生活画图的灵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生柔情和激动。他尽情地吸吮着春风的清新湿润，闻到了花草散发的芳香，感触到了色彩的温馨，倾听到从湖水、湖岸田野里发出的亲昵声音。那是一种神奇的表露希望和爱意的声音。嫩绿的柳枝条，蘸着阳光在吻他的脸和肩膀，他仿佛感到有一双纤纤玉手在轻摩自己的头颅。他有一种感觉，这就是那缕乌黑柔美的秀发在他面前高傲地晃动的感觉。此时，他胸中奔涌的激情多么想就去热吻这缕饱含温情和心意的秀发，这也是比春天的温馨芳香还美的精灵啊！就这样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想着、怀念着，田韧翻开日记本开始写自己心中浮起的这股甜蜜梦幻的情绪。秀秀也就要高中毕业了，他想，也该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迹了。

美丽、端庄、活泼、开朗的秀秀悄悄地钻出竹林，轻手轻脚地来到了田韧的身后，她像一朵轻云，就这样无声地带入了沁入的芳香飘到了湖边，她更像一颗晶亮的露珠，就想躺在湖面宽阔的绿叶上去接受太阳光辉的抚爱，孕育心中崇高的梦魂。

是这双双嫩绿的纤手  
荡漾着梦的温情  
扯住春天彩色的衣袖  
将心中的渴望倾诉  
盼望花的季节绽放爱的缤纷  
你现在哪里  
可听到了花溪河的歌声  
那一朵朵晶莹的浪花  
正在酿造最甜蜜的吻

它要送给心上的人  
爱我吧 我不需要语言的承诺  
只要你一个真诚的流盼  
和一颗红豆的赠礼  
我还给你 是这形影相映的湖水  
洗净后的灵魂

看着田韧写下的这些撩拨心灵的语句，秀秀激动不已。她没有想到，田韧在心里爱她这样深！她的心顿时慌乱起来。她知道一个怀着深爱的人，一个期待爱的波涛淹没的人，是一个如何重情重义的人。秀秀周身的血液在沸腾，连呼吸也变得急促，前额上沁出了汗滴，嘴唇开始颤栗，她抑制不住自己，猛一侧身，便投进了田韧的怀抱，伸出双臂把他搂紧。

“你……”不等田韧话说出口，秀秀的嘴唇已贴向他的嘴唇。

久久地他们在强烈地吻着，连湖岸的土地、树木也好像旋转了起来。这勇敢而奇妙的举动，竟然毫不保留地暴露在宇宙天地之间。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快感和心悦，这是蕴藏在他们肺腑里多少日子凝成的深爱啊！现在他们得到了初步宣泄，也像初春的花朵，吐出的第一瓣殷红。这时仿佛有一个声音从远方飘来，秀秀听得真切：

“于是，我发现那里有一种无边无际的东西，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种用秋天凄凉的泪水所不能冲洗掉的东西；一种不能为严冬的苦痛所扼杀的东西；一种在日内瓦湖畔、意大利游览地所找不到的东西；它们是那样坚强不屈，春来生机勃勃，秋到硕果累累。我在那里看到了爱情。”

这是田韧曾经抄给秀秀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散文诗《笑与泪》中的诗句，此刻，秀秀真正体验到了爱情的魔力、幸福、激烈和冲动、迷茫。她心在说，今生今世无论怎样，她一定要终身守护着身边的田韧。

“好呵！我要你给海舟写信，你竟然跑到这里来了！”突然秀秀的父亲古世利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出现在田韧和秀秀的眼前。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写，刚才我就是想骗你才答应的。”

“你是被这个穷小子骗到这里来了？”

“父亲，我不许你污蔑他的人格！”

“你还敢顶嘴？我告诉你田韧，你就别打我女儿的主意了，她早已名花有主！”

“谁？”田韧大声问。

“周海舟，他是省城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据说他还出国学过洋文，你能比吗？”

“我不要！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什么叫感情？有了功名就有感情，你懂不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

“我不懂，我不稀罕。”

“你跟我回去！”气得古世利伸手去拉秀秀的手。

秀秀推开古世利，拔腿就跑，一不小心绊着脚下的石头，掉进了湖里。

“快，救人呀！”古世利大叫。

田韧一头扎进水中，他用强壮的手臂抱住了正在水中挣扎的秀秀。

秀秀紧抱着田韧亲吻了起来。

“田韧，开门呀！”

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田韧的梦！

“队长，不好了！田强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来运石头的司机告诉我的。”

“好，我就去！”

盘石镇派出所位于镇南头小巷北角。小巷冷疏的灯光投影在麻石道上，生发着清幽和辽远的心理感觉。派出所窗口的灯光暗淡朦胧，像一只昏眩的眼睛，在瞭望弯曲小巷的一切动静。

“笃笃 笃笃 笃笃……”

“请开门，请开一下门，我们有事找民警同志。”田韧用诚恳的话语说。

“别急，慢点，就来了。”

门打开了，一位年轻警察披着衣服站在门口：“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我叫田韧，田强是我的弟弟，听说他被你们抓来了？”

“是的，他是被我们抓来了，就关在隔壁，他这里有一封信，我们准备明天给你送去。”

田韧接过信：“谢谢！”信未打开，田韧就感觉到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最好的民警，这么晚了还能如此客气地接待他。

“韧哥，你读到这封信后，就立即去盘石镇医院照顾那位叫悦雅的姑娘。关于我的事，你回头再来处理！”

“民警同志，我谢谢你给这封信，我有急事去处理，我弟弟田强就拜托你多关照。”说完田韧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票子送到民警手中，转身就走。

“喂，老田，你这是！”民警的话未完，田韧便匆匆而去，习惯地甩一甩头，那线条极其有力潇洒，片刻，身影就消失在小巷的拐弯处不见了。



## [5]

明亮而柔和的灯光，照射在熟睡中的悦雅脸上，更显得圣洁和温馨。

田韧坐在床边，细心地削着苹果，不时凝望睡梦中的悦雅。这是一个美貌而聪慧的姑娘，从她鹅蛋似的脸庞、高高的前额、纤细弯弯的眉毛、红润的樱桃小嘴和紧闭的眼皮可以判断，那白嫩的眼皮里一定包藏着一双明亮、多情的大眼睛。

“田韧同志！”

田韧转身一看，昨晚那位接待他的警察就站在他身前。

“你好！昨晚打扰你，真抱歉。”

“别说了，这是我的职责，可你不应该这样看待我。”民警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田韧：“你的情我心领，这钱，完璧归赵。”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

“别说了，我不是不了解你们，我知道你们出来打工也不容易。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没有你们的付出，也没有这样快的速度，我也从心里感谢你们。”

田韧的心被震撼，这是他来到这座城市，第一次听到一个普通的民警对打工者的肯定，他看到了特区人们独有的胸怀和眼光，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景。他想，我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警察同志，我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打工者的理解，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叫明放，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弟弟的有关情况，希望得到你的配合与支持。”

“好的，那就坐着谈吧！”田韧请明放坐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明放亲切而诚恳地诉说着昨天发生的事。

上午11时，田强去镇上邮电所给田韧打电话，告诉崇总要他设法加班，加大开采石料的强度。当他打完电话，从邮电所出来，他就发现几个流氓在欺侮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见那姑娘双手紧紧地抱着包不放。那几个小流氓都在伸手捏她的脸和身子。

“住手！敢在晴天白日下欺侮人！”田强像一位勇士立刻冲到了姑娘身边。

正在肆意逞凶的几个小流氓一看，就田强一个男人，顿时都恢复了神气。

“你管什么闲事，乡巴佬！”其中那个个儿稍高如瘦猴的男子说。

“给我继续抢！”又一个胖得似肉坨的矮个子叫。

“好小子，我让你尝尝乡巴佬的拳头！”

田强挥动石头般硬的拳头，对着瘦高个子的前额击去，然后又飞起右腿朝着矮胖子踢过去。这一拳一脚，犹似猛虎下山，蛟龙出海，让这两个小子挡驾不住。此时正在抢包的另外两个小流氓看见这一瘦一胖不敌这个突如其来的民工，便从腰间里抽出寒光闪闪的匕首对着田强猛刺过来。田强早就预料这帮家伙一定有凶器。说

时迟，那时快，他一个飞脚踢去，准确无误地将那个流氓手中的匕首踢出丈远，正好扎在那胖小子的胸脯上。

胖小子“哎呀”一声倒地，鲜血直喷。这群流氓见状，吓得四散而逃。后来明放等民警赶到，将受伤的小流氓送医院抢救。在搏斗中，这位叫悦雅的姑娘，腋下也被流氓用刀子刺伤，田强要求民警帮助送医院治疗。因涉及对案件的调查需要，明放不得不将田强带回派出所。

“田强是见义勇为。可是因为那个被匕首扎伤的流氓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因此需要对整个案件和搏斗过程调查清楚，以便对案情作出客观而正确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田强的保护。”

“明放同志，我很理解你们，我一定配合支持。至于田强该怎么处理，我们尊重派出所的意见。”

“案情的经过到今天可以全面调查完，剩下三个犯罪嫌疑人也正在抓捕。新闻界的记者对此也非常关注，可能在近期会要公开报道、表扬田强的抗暴精神。”

“妈！妈妈……”悦雅在喊。

“悦雅，你醒来了，我是民警明放，你有什么话要讲？”

“我叫田韧，这是我给你削好的苹果。”田韧把苹果递给悦雅。

“救你的就是他的弟弟田强，也许过一会他会来看你！”

“田强！”悦雅双眼涌出了泪滴。

## [6]

“别跟着我去，我送你回家好吗？”田强站在医院门口劝说着。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悦雅固执地说。

“我们那里太艰苦，太危险，都是男人，不方便。”

“不！我出来了，就决不回去，死也不回去。”

“真拿你没办法。”

“田强，你答应了？”悦雅兴奋地抱住了田强。

“别这样！”

“我要抱，没有你我早就没命了！”她脸上泛起玫瑰色的潮红，睁着一双葡萄一样黑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瞧着他。同时心里也感到一阵阵的甜蜜和感激，一阵阵羞涩和激动。她想哭，结果她真地哭了起来，晶莹的泪珠，一滴滴掉到了田强的手背上。